

煊出来的菁华

柴 隆

藤花古屋下的宁波寻常人家，擅烹家常菜肴，有一种独特的烹饪技法，那就是“煊”（方言音kào）。

煊，这种宁波人的传统烹饪技法，并非将食物置于明火之上烤制，而是持续用文火收干食饌中的汤汁，不勾芡，让汤汁全部渗入食材，收汁煊干后，才起锅装盘。

煊的技法，重油、重料、费时、费柴火，起码得花上个把钟头。但火候到家、工夫烧足的菜肴毕竟入味，极具宁波地方风味特色。“葱煊河鲫鱼”“苔菜小方煊”“煊糖醋带豆”……一碗碗熟悉的家常“火工菜”，烤肉、烤鱼、煊蔬菜，荤荤素素皆可拈来。

宁波人烹制甲鱼的技艺，可能是全中国最拿手的。一道“冰糖甲鱼”位列宁波十大名菜之首。这道大菜充分运用煊的特技，甲鱼与冰糖同烧，色泽黄亮，具有滋阴、调中、补虚、益气等功效，吃来香甜酸咸、软糯润口。这道菜能在海鲜云集、咸鲜至上的宁波下饭里另辟蹊径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确实不容易。

以苔菜入饌的宁波传统“苔菜小方煊”，别处难寻。苔菜色泽翠绿，有股特殊的香气，鲜咸可口，令人食欲大开。烹制“小方煊”，是将带皮五花肋条猪肉，切成小方块后过油，然后加入绍酒、酱油、南乳汁、赤砂糖等佐料，煮沸后用小火焖至酥烂，再收浓汤汁，随后将海苔拣去杂质，扯成小段，入油锅炸酥，捞起盖在“小方煊”上，撒少许白糖即成。这道菜红绿相间，咸甜相济，风味独特，色相与味道表里如一，也是运用煊的特技。

说起烤麸，“四喜烤麸”“蜜汁烤麸”“醉麸”，于苏浙沪一带的人，并不陌生。早上起来，盛一碗满满的泡饭，过一碟烤麸下饭。软糯润滑，卤汁又浓稠，加上柔嫩的金针、木耳、香菇，算得上佐餐佳品，最是开胃。

桑原武夫曾问柳田国男：“明治时代的学者，是以什么为治学的精神支柱？”柳田回他：“是在乡下农舍中，为在京的儿子干活干到深夜的母亲形象。”

桑原武夫的这个问題，如果拿

来问在外漂泊的宁波人，顺着柳田联想起勤劳一生的母亲形象，也许会被“咸齑泡饭”或“烤麸”夺了思路，没什么原因，所有的生活底色里，都有一个清晨就在灶披间忙碌的母亲。

没错，考上大学的那年，临开学前夜，老妈怕我吃不惯食堂大锅菜，特意煊了一锅烤麸，装了满满一大罐。几年大学生活下来，不知拎去了多少罐老妈煊的烤麸，也捎去了那沉甸甸的、浓得化不开的温情。

在我看来，随意取几株青菜、天菜心、豇豆、大头菜，由文火慢慢煊出的“宁波煊菜”，也是甬城家常菜中的经典之作。城厢里弄，或是山郭村畚的人家，文火烧出一碗“煊菜”，咸中带甜，入口即化，刚出牙的幼童、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爱吃。用它过泡饭，呼噜呼噜地也会多扒上一碗。即便是外乡人，也对这道菜颇为推崇，吃过后不胜惊讶似地连叹：“噫唷！你们宁波人，怎么连青菜都可以红烧得这么好吃？”

煊菜，宁波人大多能烹制，原

料选择四时不同，或天菜心，或青菜，或大头菜，味道也各有所长，尤以天菜心烹制的为上佳。

天菜，为宁绍平原广泛种植的蔬菜，属十字花科大叶芥品种，栽培历史悠久。明嘉靖年间，天菜已在宁波地区种植，并在冬春季蔬菜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用天菜起的羹、转的浆、烧的煊菜，是百姓桌上常见的“下饭”。

将天菜心洗净晾干后切成小段放入盛有水的锅中，水沸后，滤去水分，清除苦涩味和青芥气，然后加菜籽油、酱油、盐、糖等调料，丢进几块桂皮，用文火慢煮，直至汤汁收干，即可出锅。有时，宁波人在煊菜时，也会顺带放入几块水磨年糕。天菜心软绵鲜甜，年糕软糯，相得益彰。冬至夜，家家户户有吃煊菜的习俗。冬至煊菜不用天菜心，而独取整株的大头菜。在别地，大头菜都是用来做酱菜的，宁波人别出心裁地将其用小火慢炖成煊菜。一家老小围坐一起，每人一碗番薯汤果，夹几块焖得酱红的大头菜，吃几块年糕，寓意来年生活“烘烘响”“年年高”，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几分仪式感。

市井里弄的家常味道，有一大半是煊出来的菁华。它们在酱油、菜籽油的双重润泽下，鲜咸中带着食材天生的甜味，是宁波人整年吃不厌的“长下饭”，身处高档饭店反而难以体味，非要寻常人家才烧得入味。故而有人说，在煊出来的菁华中，最能体会到妈妈的味道，家的味道。



一池夏梦

岑其 绘

晨曦在眺望中渐渐隐没 露珠圆润着鸟儿的歌声	
这是多么美好的开始 生长与成熟，仿佛天籁	
启程的时候，我在哪里 在老家，在梦里	传递着记忆里的温暖
木格窗依然渴望着阳光 打开一方晴朗的心情	就这样我在一本书上出发 微醺的样子如梦寐的眼睛
没有一棵树如此坚强 在天空抒写着自己的挺拔	清新的风和炊烟一起走了 焚烧真情的只有自己
一湖波光在远处涟漪 一段预言荡漾着梦想的涟漪	这是多么美好的开始啊 留恋的旅程无问西东
一条路像一列火车驶过	时光飞逝，你在哪里 在老家，在梦里

开始（外一首）

颜 翔

鸟投林

一切都随风去了
恰如那片夕阳
树林和我的鸟儿坠入苍茫
在翅膀消失的天空里
青山拒绝枯黄
一点点淹没记忆的霞光

在更远的地方
树林茂盛

有一条河流在奔腾
一只鸟，又一只鸟
羽毛清亮，在一声声呼唤

在更多的时候
飞鸟，作为天空的花朵
像一条河穿越季节
带来浓绿与金黄，甚至雪白

一步之后
黎明和黄昏交替时刻
一场雨落满树林
瞬间的静响彻连绵的山

晚霞缓缓升起
点亮从未有过的归途
我的鸟，就这样悄然靠近你
像花朵靠近春天
靠近你的树林和你的心

岛校琐忆

贺克勤

1981年的一天，一只小小的渡船载着我，驶向一座海岛。天气出奇地好：眼前碧波如镜，远处山水相连，耳际是起伏的鸥声……

但我却怅然：从此我将到陌生的岛上去生活、工作……

我来到一所傍依在山腰的中学。学校的建筑随山势布局，高低不一，错落有致。校外山水秀丽，鸟语花香。溪流绕围墙而下，雨时“潺潺”，晴时“叮咚”。进校门，转弯抹角，石阶道道。丛丛绿荫装饰着幢幢房舍，随处可见的花坛点缀着校园，清冽的井水常年不竭，初夏柑橘花的芳香沁人心脾。而当晨雾弥漫之时，整个校园便迷幻莫测，另有一番意境了。

——呵，大榭中学！不就是一处胜景么？我原本躁动的心，竟因这胜景而恬静。

校园的教师，大多是本岛人，也有不少是大专院校毕业分配来的。一届届的学生，迎来送往，这几位老师的名字，早已在岛上家喻户晓。昔日血气方刚的小伙，让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已逾不惑之年的神态；十余载春秋，当年天生丽质的姑娘，额上也被不饶人的岁月刻上了平行曲线。校长、教导、总务……携妻儿从岛外远道而来，在校内长久地安了家。

是否要我对他们说些忠诚、热爱、献身之类的赞语呢？我已

经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。

我当立志于此！

班内的小岛，有几个家住岛外的小岛，走访得乘渡船。天好是有趣的，泛舟大海，胜似东坡游赤壁。

学生早就伫立在渡口迎候我，我愉快，他们更是兴高采烈。但进门之后，我是极担心他们的“系列行动”的：先是“咔嚓”一声，锁住我的自行车，藏起钥匙；再是让一个人陪我聊天喝茶嗑瓜子；欲起身告辞，房门早已反锁；允我出来之时，就见邻室一桌酒菜摆开，多是海鲜；硬要我坐上位，并请来村长，大家陪着吃；结果是劝我喝得大醉之后，留我宿夜。

这不叫我于心切切么？

一艘艘潜艇像巨大的鲸鱼，在近岸的海面上露着背，大小军舰的倒影在海水的荡漾里晃动。哨兵持枪而立，帽后的飘带被海风高高吹起。岸上，一队队水兵迈着齐整的步伐。夜幕渐渐拉开，灯光开始闪烁，高悬的大喇叭悠扬地响起……

——哦，一曲真正的军港之夜！

那几个暑假，我应邀给军官们去上课。我走上讲台……“立正——！”值勤的高个子中尉突然响亮地喊起来。

“唰”地一声，五十几名军官齐刷刷地站起来，一律地注视我。“哒，哒，哒……”中尉踏步过来，在离我两步处“叭”地一个立正，举手敬礼：“报告教官，学员全数到齐，请你上课。”我一瞥手表：好准，军人的时间！

我是不能胆怯的。我以最佳的状态，迅速调整思路，抖擞精神，为眼前共和国的卫士讲起课来……回想在“榭中”的八年，我是出奇的矫健和奔放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，又似服了一味永不失效的兴奋剂。我带着妻子和儿女，以校为家。八年的朝朝暮暮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岛上军民的尊敬和信赖。我爱这岛，爱所有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和战斗在岛上的人们；更爱岛上的这所学校，以及我曾经的学生和教友。

深夜，邵作霖听见隔壁传来妇人哭泣声，持续不断，时而又夹杂着幼儿的啼哭。白天，他见过妇人穿着丧服，手牵男孩，给病逝的丈夫送葬。

第二天早晨，邵作霖和妻子一道，前去慰问。那位妇人已泣不成声。其妻安慰她节哀顺变，悲哀过度会伤坏身子。

妇人说：我娘俩往下怎么活呀？家中一贫如洗，儿子蹒跚学步，既要守寡，又要抚养孤儿，实在难有两全的办法。

邵作霖问妇人，母子俩生活，最低限度每天需要多少钱？

妇人说：如果每天能有五十文铜钱，再加上我给别人缝补浆洗，就可以持守节操、抚养儿子了。

当时，邵作霖为县学的武学生，家境拮据，日常开支也是八个瓶七个盖，摆不平，但他素喜行义，看不得穷人生活着遭。

邵作霖果断地说：那五十文铜钱我来出。妻子向他使了个眼色。妇人搓着手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邵作霖顾自说：我们作个约定，每天，我将五十文铜钱悬系在你家的柱子上，让你的儿子用晾衣叉去取铜钱，这样，也可以增加孩子的乐趣和好奇。

妇人将男孩推到邵作霖面前，要孩子向恩人跪拜。

邵作霖抱起男孩，指着柱子上

□小小说

约定的高度

谢志强

一枚钉子，说：每天，我把五十文铜钱挂在这里，你用晾衣叉把钱叉下来，等到你长到十五岁的时候，不用叉子，你就可以直接用手够着了。

妇人望着那枚铁钉，已生锈，何时钉上，她记不清了，只知道那是丈夫所钉——挂食物，让儿子够不着。

邵作霖拿起顶端呈“丫”字形的晾衣叉，蹲下身子持着叉子做示范。

男孩踮着脚，张着嘴，仰望着那枚钉子，叉齿勉强叉住了钉子，像“丫”字上加了一个点。

两个女人笑了。邵作霖的妻子

说：这孩子，多乖巧。

邵作霖说：约定这个高度，等孩子用手够着了，就能为母亲分担生活，以此为限，就终止挂五十文铜钱。

妇人说：那还得多久呢。

邵作霖说：小孩见风就长，转

眼就长大了。

其妻说：我家的儿子，已念书了，我还像做梦一样，怀上，生出，如今竟那么大了。

告辞，回家，其妻说：我给你使眼色，你只顾自己说，我们自己也不好过，这个家底，你难道不清楚？

邵作霖说：总比孤儿寡母好过，话说出口了，就不能更改，铁板钉钉。

其妻不响。

那天起，邵作霖必定在头一夜凑足五十文铜钱，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前去把铜钱挂在柱子的钉子上。

起初，男孩费劲，甚至要垫个矮板凳去叉。日复一日，男孩熟练了，能轻易地叉下铜钱。

铜钱的碰撞声和男孩的欢笑声传过来，引起邵作霖的笑。儿子邵灿好奇，要过去看。

邵作霖特别叮嘱：可以跟隔壁

的小男孩一起玩耍，但遇事要让着小男孩。还定下一个规矩：不许带小男孩进我们家门。

邵灿疑惑：我上他家玩，为啥不让他来我家玩？

邵作霖说：你还小，等你懂事了，就会明白。

其妻说：你爹是不愿让别人看到家里这么乱。

邵作霖悄悄对妻子说：还是你了解我，男孩看见我们家的情况，传到他娘那里，会拒绝先前的约定。

妻子说：打肿脸，充胖子。

邵作霖能省的就省，能减的就减，节衣缩食，饭桌摆出的菜可怜，他只说好吃。他知道妻子已尽力而为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
一转眼，邵灿考中了秀才。他和邻家的男孩情如手足。那个男孩还没长到约定的身体高度，第一次来登门拜访。

邵作霖毫无准备，乱了手脚，仿佛男孩突然长高。他说：已长大成小伙子了。

男孩表达了谢意，显然预先打好了腹稿，一席话讲得文绉绉。

邵作霖说：我还不习惯听你这样说话，像邵灿一样。

男孩终于说出：我够得着五十文铜钱了，先用叉，后用手，十二个春秋，那每日的五十文铜钱，支持我的成长，保全家母的气节，千言万语，都不足以感激这种恩惠。现在我已满十四岁，因此，我要求从此终止约定。我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，我会以兄长邵灿为表率，边劳动边读书。

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邵作霖仍将五十文铜钱，挂在柱子上已被磨得铮亮的钉子上。两位女人在场。这俨然是一场成人礼。邵作霖取来晾衣叉。邵灿竟然也匆匆赶来。

男孩蹲下，蹲成当年的高度，举起晾衣叉，准确地叉下了五十文铜钱。随后，他起身，肃立，施礼，郑重其事地将铜钱递交邵作霖。

邵作霖怔愣了片刻，然后，伸手接过。

男孩说：我约了兄长邵灿来见证，我已长到伯父当年约定的高度了。

据余姚县志《选举表·封赠》记载，清朝道光年间，朝廷赠邵作霖实职官衔：礼部左侍郎。生前称封，死后为赠。



自说自画

周末，孩子们只想补上大自然的一课：蚂蚁为什么会自觉排队，为什么会齐心协力搬运一只巨大的苍蝇？

陈 挥文/图